

玉壺野史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玉壺野史十卷宋僧文瑩撰據晁公武讀書志文瑩湘山野錄作於熙寧中此書則作於元豐中在野錄之後前有自序云收國初至熙寧間文集數千卷其間神道墓誌行狀實錄奏議之類輯其事成一家蓋與野錄相輔而行玉壺者其隱居之地也文獻通考載文瑩玉壺清話十卷諸書所引亦多作玉壺清話此本獨作野史疑後人所改題然元人南溪詩話已引爲玉壺野史則其來已久矣若曹溶學海類編摘其中論詩之語別名曰玉壺詩話則杜撰無稽非古人所有也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嘗駁其記王禹偁事之訛趙與峕賓退錄亦詆

其誤以梁固之弟爲固之子王楸野客叢書又摘其誤以龐籍對仁宗事爲梁適蓋不無傳聞失實然大致多可考證云

自序

玉壺隱居之筆也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近數千卷其間神道碑墓志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傾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禮樂文章之範鴻勲盛美列聖大業關累世之隆替載四海之聞見惜其散在衆帙世不能盡見因取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并爲李先主昇立傳離爲十卷且夫黃帝之時世淳事簡尙有風后力牧爲史官藏其書羣玉山中知所以有史者必欲其傳無其傳則聖賢治亂之迹都寂寥於天地間當知其傳者亦古今之大勸也書成於元豐戊午八月十日餘杭沙門文瑩湘山

草堂序

玉壺野史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宋釋文瑩撰

金山錢熙之校

眞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講談笑無間各言其
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種者茲令進之通賜食焉
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對之上一遍問唐酒價幾何無能對
者惟丁晉公對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見杜
甫詩曰蚤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
文上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欵器遂以水試
於玉堂一小璫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旣晚太宗
召對曰卿所玩者得非欵器乎公奏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

上親試之以水或增損一絲許器則隨欬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嘆曰真聖人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久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節安有沉湎之過耶蓋公嘗嗜飲過中故託此以規之易簡泣謝感佩上親撰欬器銘及草書誠酒詩以賜焉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真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宿駕都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

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鏤層樓錢惟演云
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
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雕鷲遠凌
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以
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道宇纂集成篇目太原事
績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立於晉祠綜名臣也少
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於朝還
曰太祖解眞珠盤龍帶遣綜賫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
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之竊恐勲
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爲賜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
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

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於梁顥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於朝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寘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新閣求書以觀至性畏慎曰局鑰誠某所掌籤函巾幘嚴秘難啟柰諸君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秘鑰啟窺至密遣閣吏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令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額閣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文理無足取夫孝爲百行之本卿

果欲勒石朕不惜爲卿寫孝經本刻於閣壺以敦化也

熙寧元年狀元呂公溱爲京尹上殿進劄子時府推官郎中周約隨趨於後今上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呂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不敢強時呂公神彩氣燄畧無少虧將退又問周曰卿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是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無自疑容彩安靜果數日感疾迺遷不起此較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夙見況他事可昧天鑒乎周中立責授巴陵親語其尉朱元明佳士也敢妄說乎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

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包此星一曰德
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方域
富足賦歛無橫宜此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
中書賜及第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爲奏願陛
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算付銳
兵俾往征之大駕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黔庶示敵人以
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躡駐清蹕揚天威以壯
軍聲策之中也若其邊霜朔雨朝塵夕埃飜龍鳳於旗裳擁
貔貅於鑾輅勞侵黼屨士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旣入繼
以目疾求退士論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
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
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將相之領不以
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
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
但圖史衾簞而已爲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爲避過市戢
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慎
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畜至坐武帳
止衣弋綈袍素胡牀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
趙參政昌言請按誅朝廷察之止責右騎衛上將軍未幾遂
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尙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

復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嘆服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太宗將蒐漁陽李文正昉抗疏力諫曰臣聞古哲王之制國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德不能加乎蓋不欲以外邦勞中國陛下豈不聞秦戍五嶺漢事三邊道殣相枕戶籍消滅一人失道億兆罹毒然而開遠疆通絕域必因魁傑之主濟以好事之臣所以張騫鑿空班超投筆或以重寶結之或以強兵懾之投軀於萬死之地快志於一朝之忿煬帝規模橫遠欲吞秦漢自勞萬乘親出玉關關右流沙騷然民不聊生觀陛下又欲事煬帝秦漢之事云云公居嘗奏論皆雍容和婉未嘗有逆鱗之節此疏之上士論駭伏後果伐燕

無成太宗方憶前疏忠鯁始賜手詔厚諭其家

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中墜典多或未修太社祝文亦亡舊式詔辭臣各撰一文膽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獨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可得體開視之迺寶儀撰者文曰惟某年太歲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謹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其嘉薦醴齊備茲禋燎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宏方置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尙享遂詔儀定其儀注公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皇帝詣罍洗之儀

並如圓丘

事具本文

詣太社樽所執樽者舉罍贊酌醴齊太常卿

引皇帝於太社神座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西向跪讀祝文

黃夷簡閑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幕中陪樽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語元帥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已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卽賜今煜崛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相見否無他但一慰延想爾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豈敢自誣卽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俯首而歸私自

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胡以爲對殆
歸見倂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於安溪別墅保身潛
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疏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
雅喜治釋咸平中歸朝爲光祿少卿後以壽終焉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從太祖北征處訥
諭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宿亢性剛其獸乃龍恐與太陽
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
有一日衆皆謂目炫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摩盪卽太祖
陳橋起聖之時也處訥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
遂通星緯之學太祖卽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
金雞歷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歷御制歷序處訥謂所

知曰此歷更二十年方見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至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應天歷大差太宗詔修之

錢昱忠獻懿王長子也讀書強記在故國與贊寧僧錄迭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竹譜三卷寧著荀譜十卷昱輕便美秀太祖受禪伯父倣遣持貢入闕賜後苑宴射時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願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格在優等改秘書監尤善翰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左右曰諸錢筆劄多學浙僧亞栖書體格浮軟仍俗獨此兒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急就章賜之後南郊當增秩

上曰丞郎德應星象昱王孫也檢操無守不宜膺之授鄧團
蓋愼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還至眞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轡駕霜簡
星冠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言頃與亳州道
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遊於關洛常遇孫君房麀皮處士上
問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
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假寐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畧不中
斷上大奇之因問養生之要隱對曰王者養生異是老子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疑神太和唐
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號頤素先生

戚同文東都之眞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遠千

里而至教誨無倦登科者題名於舍凡孫何而下七榜五十
六人不善沽矯鄉里之飢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
爲詩有孟諸集楊侍讀徽之守南都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
和不絕楊謂君曰陶隱居昔號貞白先生以足下純白可侔
輒不揆已表於朝奏乞堅素之號未知報否後果從請及設
舊學百餘楹過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奏乞賜額爲本府
書院命奉禮戚舜賓主之卽綸子也

李至南陽人嘗作亢宮賦其序畧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
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巋然於
中一金龍蟠踞於牀上碧髯金鬣光射天地旁有綠衣道士
轉盼若電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

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至道初太宗立
眞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並爲賓客太宗戒眞宗曰二
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道於汝宗基國本吾
無慮矣眞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官之兆也

李集賢建中沖退喜道處搢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尤
工至於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爲詩清淡閒暇
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撐處湖天景物微春波
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
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烟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
於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司園池亭榭瀟灑自如每喜誦楞
嚴經中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

二
覺圓淨凡起居皆咏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
號稱職

眞宗爲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臣爲朕選端方純明有德
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爲王友檢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
爾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完如不喜名勢掌右史
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檻之外以避顧盼善琴得古人深趣
著琴箋十篇鳴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張士
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於鄉里京西
舊有淫祀曰大戒其設頗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門公幼往
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門下坐後果以師儒
之重相仁廟出處皆太平壽八十六

長安一巨冢壞得古銅鼎狀方而四足古文十六字人莫之曉命勾中正辨其篆曰此鳥迹文也其詞曰天王遷洛岐鄠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命杜鎬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於鄠鎬以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鄠之地賜秦襄公篆曰岐鄠錫公必秦襄之墓也後耕人果得折豐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草盡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吳楊文舉同撰雍熙廣韻遂直館篆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諡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濟者何人趙以辛仲甫爲對曰仲甫才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教其射法後崇反師之贍辨宏博縱橫可用遂詔見時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

不暇他試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卽圓破
的而中又取堅鎧令擐之若被單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
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
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果
有奇節用卿非晚後馭歷險易雍熙三年參大政公嘗爲起
居舍人使契丹敵主曰中朝黨進者真奇將也如進輩有幾
敵所以固矜者意謂進本彼族中國無之公亟對若進輩鷹
犬驚材爾行伍中若進者不可勝數敵主少沮意欲執之辛
曰兩朝以誠講好今渝約見留臣有死而已嘗笑李陵輩苟
生甘恥於羊酪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因厚修遣禮送之度其
志不可奪也

玉壺野史卷一

玉壺野史卷二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
法遇自摩竭陀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
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番
人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
之文旣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公舉進士之時趙韓王
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
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歟歷清貴五十年晚以
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復詔賜
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
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

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強健
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
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
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疎荆帥陳康肅
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相先朝令德固優待之故事
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置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爲著式公父
祚并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於家眉壽康福每指紳拜
於其家置樽爲壽公必朝服侍立客輒不安引避於席祚曰
學生僕之狔犬爾豈煩謙避耶溥後纂集蘇冕崔鉉二會要
撰成一百卷目曰唐會要教其子貽孫尤負輿學上問趙韓

王曰男尊女卑男何以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
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
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無檢
爲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世無及者父酷戒之畧無少悛一
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家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例
以纏頭縑鏹隨衆伶給之吉置縑鏹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
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箔回首謂父曰能爲吉進此
技於天子否凡賓僚飲聚長爲不速酒酣卽彈彈罷起舞舞
罷作詩昂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換昭憲太后諡議舉朝
嘆服乾德四年郊禮容樂節刊正漸備有司奏其闕典但少

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能罷十二按樂禮朝會登
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回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
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元德
升聞天下大定之舞卒從其請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
脩髯秀彩骨法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烟霧曰欲託君爲父子
頃寄浙西飛來峰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
處願寄君家刊正無它祝慎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
家爲眞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
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
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姻者衆雙親強

而娶焉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
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
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
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威
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太祖初郊凡闕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次郊
方舉大禮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內中過殿門則
行勘契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金銅爲鏃長三寸形若鑿柄其
筈香檀木爲之長三尺金鏤飾其端以絳羅泥金囊韜之金
吾仗掌焉其鏃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焉每大駕還
闔中扇駐蹕少俟有司聲云南來者何人駕前司告云大宋

皇帝行大禮畢禮儀使跪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筈駕前司取其鏃兩勘之罷卽奏曰勘箭訖有司又聲曰是不是贊喝者齊聲曰是如是者三方開扇分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者以香檀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版爲魚形坎而爲範其魚則駕前司掌焉其範則宮殿門司掌焉轡輿過宮殿門以魚合範然後開扉迎駕其贊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眞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非經筵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便齋亭閣選純孝之士數人上直司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談笑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查道李虛已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欵

州人母病嘗思鰕羹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
取得鰕魚果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以母喪明
醫者曰浮翳泊睛但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遂明
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父疾遂平真
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祖收并州凱旋日范杲爲縣令叩回轡進講聖壽詩有千
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之賜一官改服
色

擒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尙書
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所定太祖遣
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臥病口占其式以

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該明

太宗居晉邸問賓僚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有以劉溫叟父子爲對者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稍息與此兒偕爲溫洛之叟耕釣烟月爲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父因名焉岳後唐爲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爲學士人盡榮之受命之日抱敕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聞魚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兼衣也母始卷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溫叟跪泣捧受開影寢列祀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聞之嘉歎益久溫叟時爲中

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拜祝訖以一半積貯於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緘鐻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紈扇角黍贈之視其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卿贈緡恤公之貧盍開扇以濟其乏溫叟曰晉王身爲京兆尹兄爲天子吾爲御史長拒之則鮮敬受之則何以激流品乎後太宗聞之益加歎重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爲大禮使以鹵簿青油隊舊有甲騎盡取於武庫磨鋸堅厚精明可畏於禮容有所不順陶穀尙書爲禮儀使出意蒔之以青綠畫黃蒔爲甲文青巾裏之綠青蒔爲下裘絳皮爲絡長短至膝加珂紋銅鈴遶前膺及後鞦至今用焉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歷象時僞晉敵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已累

三才里 卷二
五
累大明吾輩無外寇之憂有真主已在漢地觀敵帳騰蛇氣
纏之敵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薨於漢又孛東起芒侵於北
穀曰敵人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盡然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倂倂僖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
有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材業儀儼
尤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自寡學忌儀明博
亟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弟儼素蘊文學爲周世宗所重
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
去京房清宮一管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善樂章凡三弦之
通七弦之琴十二弦之箏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
笛八漏之簾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

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
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徽之
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又
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在
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鎮兗海其明博如此
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
無媿乎普由是手不釋卷然太祖亦因是廣閱經史

李瀚及第於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
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
玩留一詩於楊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
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艾侍郎穎少年赴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闌顧謂艾曰
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
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也儒者曰吾有書一卷
以授君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
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
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
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
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
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歲薨於汶徐年四十四爲
翰林學士卒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爲淮漕欲議盡榷舒廬蘄黃壽五州

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蘗盡搜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俗苦之後曉舟敗溺淮民比屋相賀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尙書高防知秦州關地數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爲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爲桴蔽渭而下後番部率帳族絕渭奪筏殺兵防出師與戰戮其衆生擒數十人繫俘於獄以聞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所產得無爭乎仍速邊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優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萬於朝

許仲宣清社人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

江南軍中之須當

無亦作

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固欲試之凡所

索則隨應給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鍾寧不食耶旣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舉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分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鑿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遂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以秘書監致仕於家八十三終諡仁惠公

愍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敝冊中錄之云熙寧丙辰四月

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理官驗之帶二公符云潭州婦女阿毛其夫楊全配隸房陵旣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此大疫遂斃於道嗚呼轅門之匹夫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飜能以義藏中惇然不憚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節婦義女之爲反斃於道天乎福善助順之理所以難忱也膏梁士族之家夫始屬纊已欲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殛之

郭忠恕畫殿閣重複之狀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將建開寶寺塔浙匠喻皓料一十三層郭以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餘一尺五寸殺去聲收不得謂皓曰宜審之皓因數夕不寐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

其門長跪以謝尤工篆籀詩律惟縱酒無檢多突忤於善人
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嘗拜之郭使
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爲瞶攀龍卽是聶雖然三箇耳其
柰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
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終亦以此敗檢坐謗時政擅貨官物
流登州中途卒藁葬於官道之旁他日親友與斂葬發土視
之輕若蟬蛻非區中之物也李留臺建中以書學名家手寫
忠恕汗簡集以進皆科斗文字太宗深悼惜之詔付秘閣

玉壺野史卷三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
送迎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爲戲時多遜尙未
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
五十二終爲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爲吉籤留籤於家至後作
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露遂
南竄年五十二卒於珠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初多遜與趙
韓王睢眦太宗踐阼每召對卽傾之上以膚受頗惑之黜普
於河陽普朝辭抱笏面訴氣懾心懦奏曰臣以無狀之賤獲
事累聖況曩日昭憲聖后大漸之際臣與先帝面受顧命遣
臣親寫二券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以二書合縱批文

一作合縫

之批

立臣銜爲證其一書先后納於棺一書先帝手封收宮中乞陛下試尋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則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誰與臣辨後果得此書於禁中帝疑旣釋竄多遜於珠崖上謂普曰朕幾欲誅卿故王禹偁韓王挽詞有鴻恩書冊府遺訓在金滕乃此事也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榻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着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一句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奏

曰臣不敢妄對臣自得謝無事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間或却誦道佛書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狔犬宗納所寫耳上卽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爲揆門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臣男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懼陰譴止之以臣釋褐日所授官補之固讓之方允止授九品京官自爾爲制公

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簣亦在其寢其子集賢二卿居簡
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康寧富壽先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
周堂花竹照映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游釣勝於門曰老夫
已毀裂軒冕或公綬垂訪不敢拜見造一臥輦以視田稼醉
則憩於木陰酒醒則起嘗以詩戲示故人午橋今得晉公廬
花竹煙雲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尙書公慕
唐李大亮爲人對上前申明律意惟務裁減又奏乞罷三班
吏杖罰請從贖論皆可之爲江南東西漕經制饒信處三州
錢料極爲永便又議私鑄之典曰小人雖加死法亦盜鑄不
已間或敗遁則嘯聚林谷臣詢砂鐵錢每一金煤屑鉛炭亦

不減二分但乞許民間折三分通用既無厚利自然不爲矣
後臺省駁議恐隳縣官法遂寢其行

梁丞相適始任刑詳一日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劄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忽問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卽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上遂問曰卿是何人對曰臣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是那個梁家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獨臣不肖於張唐卿榜行閒及第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又他日上殿進劄子進罷適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親諭臣面貌類先臣伏思先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

甚熟適因下殿泣謝音儀堂堂上頗愛之有用之之意一日中書進除一臣僚爲益漕凡進之例更無改批但紙尾書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適未幾又除修記注以合格臣僚進之復批梁適自後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凡上皆批於公由秘丞至台輔不十年

太祖欲開惠民五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陳丞昭者江南人諳水利使董其役丞昭先以絙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鋪之濶狹以鋪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鋪計鑿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歎曰不如所料當斬於河至訖役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

太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討以革內壯士蒙之爲洞而入雖力攻不陷師已老上深憫之且將親幸其洞攜藥劑果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爲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頒賚而已旣不克又欲增兵丞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萬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寤丞昭以馬策指汾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亡丞昭云紉布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成巨防用其策授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蹙會大暑復雨晉人間道求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旣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料斛賈萬

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功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尚存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麟府總管契丹萬餘騎忽入寇御卿一擊遂敗斬五千級獲馬千匹擒司徒舍利數十人契丹號爲突厥太尉太宗大賞之自後世襲其爵子孫繼爲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爲麟倅公牒至府其州將乃御卿四世孫不類北人雖爲雲中北州大族風貌龐厚揖讓和雅其子弟亦粗知書留中立凡數日出圖史器玩

琴樽弧矢之具雖皇州搢紳家止於是爾信乎文德之遐被也秣馬於庭雖上閑殆少每歲仲春縱牝於燕山孕歸於櫪任其自產其種必渥洼也然其牡罕有歸者

陵州鹽井舊深五十餘丈鑿石而入井上土下石石之上凡二十餘丈以梗枿木四面瑣疊用障其土土下卽鹽脈自石而出僞蜀置監歲煉八十萬斤顯德中一白龍自井隨霹靂而出村旁一老父泣曰井龍已去鹹泉將竭吾蜀亦將衰矣乃孟景卽國之二十三年也自茲石脈淤塞毒烟上蒸以鉅緹煉匠下視緹者皆死不復開浚民食大艱太宗卽位建隆中除賈玟贊善大夫通判陵州專幹浚井玟至井齋戒虔禱引鍤徒數百人祝其井曰聖主臨御深念遠民井果有靈隨

浚而通役徒不肯下琰執錘先之數旬才見泉眼初煉數百斤日稍增數千斤郡人繪琰像祠於井旁

石元懿熙載西洛人家貧游學事父母孝聞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稽顙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爲唐相房元齡檢書蒼頭房公公酷似之囑之曰見子事契相投者卽真主也善事之語訖卽滅後國初太宗建太寧軍節公謁之傾意投接爲掌書記遊從觴詠情禮深厚公長於太宗簡墨樽俎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體不諂不瀆故免數入聲斯之辱殆踐阼七年爲右僕射平章事卒太宗親幸其第臨喪哭之哀謂近侍曰石某以純正事朕自幕府至台席朕窺之無纖瑕方此委用朕不幸也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卽江陵內翰之子一夕夢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解宇願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修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每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常伺之俟入門先抱笏降於階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朱初平學士焉

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償其直貨者乃曰適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但受之免陷汝於妄語咎自爾人無敢給者相告曰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

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橫木滿室不通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前擲於外謂偷兒曰速去恐有捕者盜慚委物而遁鄉盜幾息李穆昔師之逮爲學士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顏如渥丹目若盪漆鰥居絕慾四十年家無女侍上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起整巾稽顙改容而說上問曰何故昭素奏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喻該證微含箴補上側聽啟沃講罷留茗果讌語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非寡慾此外無他上愛其語書於屏几卒年八十九

辛文悅後周通經史儒太祖幼嘗從其學顯德中爲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兵紀繁劇與文悅久不相見上每亦念之

文悅一夕夢迎拜鑾輿於道側黃屋之下乃太祖也文悅再拜帝亦爲之笑是夕太祖亦夢其來令左右詢訪文悅惠然飾巾至門矣上大異之後遷員外郎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秘監爲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驚於時旦造漢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發明凡例之類切侔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述作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展閱開拔劔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至若邱明而下公穀鄒邾數子止取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今日聊贈一劔以爲後世狂匪之戒語訖勇逐之曰濶步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身賴舟人擁入參差才免猶斫數劔於舷

聊以快憤後朝廷授開崇儀使知寧邊軍身歷沙漠其子湊
及第於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唱名日眞宗詔至軒陛親謂湊
曰夜來報知汝父已卒今賜汝及第給錢三萬俾戴星而奔
給護旅櫬特加軫悼

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一旦請覲審琦視太
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憲后臨之祖宗以渭
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
著者粗罷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畧曰前殿展君臣之禮
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張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唐故事首曹罕有掌誥者秉乞退
爲行內不試演綸之職遂退爲度支員外郎知制誥自爾爲

例

柴諫議成務知河中府有遠識妙畧當銀夏未寧蒲中最扼
飛輓之衝公悉應之畧無弛曠嘗患府衢狹隘市民歲侵簷
閭櫛密幾輒之不容公計之曰時平民安萬一翠華西幸輪
蹄扈蹕千乘萬騎胡以爲處遂奏乞撤民居以廣衢街可之
未幾果有汾陰之幸因留蹕蒲關凡百日

張去華登甲科直館喜激昂意進取越職上言知制誥張澹
盧多遜殿院師顏詞學荒淺深以臺閣較優劣太執立召
澹輩臨軒重試委陶穀考之止選多遜入格餘並黜之時諺
止謂澹爲落第紫薇顏爲擯停殿院賜去華襲衣銀帶爲右
補闕士論短之後十六年不遷反不逮平進者榜下宋白昔

同直館白爲學士去華猶守舊秩

邵睦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年之後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張乖崖鎮益屢乞代當蜀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且舉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純懿臨泣强濟所治無曠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印懸劔鋒以授之後在劔外凡六任時辟楊蟬爲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識蟬字音尋亟詔問立名之因奏曰臣父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蛻盡從蟲臣家漢太尉震之後今已孤不敢輒更上曰蟬有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白魚蟲也上嘆曰古人名子不以日月山川隱疾尙恐

稱呼有妨今以細碎微類列名其子未知其謂也以御筆特去蟲止賜名覃弟蛻之女妻夏英公閫範嚴酷聞於掖庭因率命婦朝后宮莊獻后苛責之方少戢

胡大監旦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遇之特歡截篙投艣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侍列餽餽具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出於諸生所享若此粗不忝矣敝舟亦有二三衰鬢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日能枉駕敝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貧家平生未識可畧借舟中聊以誇示荆釵得否董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奩盡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淮風瞥然不告而

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見又曰董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樽前胡謂薛曰聊假二千緡創立鑑湖別墅鄞麾才罷便當謝病一扁舟釣於越溪豈能隨蝸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聊以爲釣溪一醉旦顧領領之不爲少謝後知制誥王繼恩平蜀有功恃勲傲寵潛溢怨譁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曰託爲褒詔事敗旦削籍爲典午竄潯州安置焉

玉壺野史卷四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旣蹙始肯齎表詣王全斌請降卽奉其母逮官屬泂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勞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止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撻於庭有司候昶至闕令銜璧俘獻於太廟一切罷之車駕親勞於近郊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御舍光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血悉賜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輦肩至公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寬中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送妾還并爲死

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吉誠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
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
生失理不能納疆於眞主又不能死社稷實誰咎乎吾以汝
恃所以忍死至今汝旣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數日而卒
蜀州青城民王小波爲亂小波死又推其妻弟李順爲賊首
帥餘黨蟻聚萬餘人兩川大擾張諫議雍知梓州雍生於河
朔極邊素諳守禦之法練士卒三千人輦綿州金帛實其帑
又募勇卒千餘人守城設砲竿飛矢石創械具才備賊果至
大設衝梯火車晝夜力攻在圍八十日張守設方畧立於矢
石告衆曰勉力無自墮萬一城破先梟吾首獻賊以贖汝命
吾已飛檄帥帳求援兵不久必至翌日果王繼恩分兵來援

賊方潰詔嘉美咸平中拜禮部侍郎鹽鐵使不得臺省之體
齟齬無圓機三司簿領置案前曰急急中急上聞之笑曰雍
之俗狀殆至於此命王嗣宗代之

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構虛訟公至以術
漸摩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挺絙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
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流俗易曉之語俾之諷
詠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詠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
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
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
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蟣虱民
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有賦名與同輩課試以尺度其
晷始符八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彫篆皆類於賦
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符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結之以恩
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爾則所謂繼遷者自
當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庭矣又嘗爲數闕其略曰歌遏雲
兮慘容色舞迴雪兮腰一搦又曰顰多而翠黛難成望極而
烏雲易散當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賜冰頌扇鄉人田
錫嘗曰朱拱正一闕乃聞怨賦一首只少原夫

孫漢公何擢甲科與丁相並譽於場屋時號孫丁爲右司諫
以彈奏竦望疏議剛鯁知誥掌三班素近視每上所進劄子
多宿誦精熟以合奏牘忽一日飄牘委地四散俯拾零亂倒

錯合奏不同上頗訝之俄而蒼皇失措墜笏於地有司以失儀請劾上釋而不問因感恙抱病乞分務西雒不允遣太醫診視令加鍼灸公性稟素剛對太醫曰稟父母完膚自失護養致生疾疹反以針艾破之況生死有數苟攻之不愈吾豈敢爲強死鬼耶遂不起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人黜落甚衆羣言沸搖懷賢以伺其出公知潛由他塗授史館避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肖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避防又問曰何官職騶導雄偉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懷賢之患公深慕虛元朴素恬簡病革盥沐衣羽服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欬

楊大年二十一爲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珍愛三月後苑曲宴未貼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官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卽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卽召左右以未貼職爲對卽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曲宴後修冊府元龜王欽若相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展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寐於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自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

中命筆止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李密學濬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
平生休戚慘舒一無不同及昌武死濬亦後一日卒昌武卽
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真宗召公同丁晉公侍宴玉宸殿上
曰朕常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惟昉將惟曹彬爾聞
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閥祥
符五年同丁相迎真宗聖像爲迎奉副使公歸上因幸玉堂
及問塗中之事因奏曰汴河流屍蔽河而下暴露灘渚魚鳥
恣噉上聞之惻然嗟念因而遂御製泗水發願文敕守臣勒
石於淮亭歲給錢百緡修釋道齋醮各七日爲之懺滌每一
屍官給遷條三片錢一銀置酒紙脯饌卽令收瘞永爲著式

御製略云嗟乎灘磧之上競食者烏鳶島渚之間爭餐者魚
鱉汝等孽非他速殃盡自貽仕宦者怙勢以陵民爲民者欺
心而冒法願汝等仗滋浣滌各遂超騰悟諸佛本空之源體
太上眞靈之理

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亡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爲學
士獨記太祖朝書札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好之制深體輕
重朝論美之時北使韓杞者始修聘好獷悍無檢命公接伴
公旋教覲見之儀方漸馴擾及將辭嫌服太長步武縈足欲
左袒公戒之曰君將陞殿受還書去天顏咫尺可乎剛折之
纔不敢明年敵選姚柬之翹翹者也至闕復接伴柬之者輕
縱逞辨坐則談兵公徐謂曰君號多聞者豈不聞兵者不祥

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時也二國始以禮義修
好非君所談之事方此少戢酬對得體遂參祥符二政拜宗
正卿掌玉牒屬籍國初梁周翰創宗籍之制不便官邸公裁
酌得宜又造仙源積慶圖盡列長幼親屬之目以進於便坐
張之爲盛事

眞宗爲開封尹呼通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耆夏守斌
楊崇勲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因以爲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
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蕃祿眞宗笑
而遣去繼忠後爲觀察使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蕃寇望都與
蕃酣戰至乙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旋傍西山而遁
至白城陷蕃上聞之甚嗟悼皆謂卽沒景德初戎人乞和繼

忠與撰奏章而勸諷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蕃嫌以其德儀雄美蕃以女妻之僞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蕃人謂陷蕃王氏也

戴恩爲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其本吳道元之迹太宗閱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遍示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羣口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之因是進用後建寧遠軍節舉朝止呼戴長壽

真宗車駕巡師大名王維端濟爲鎮倅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濟以爲役廣勞民乞徐圖之詔往經度遂減十萬張齊

賢相請令濟立狀保河不決奏曰河之決繫陰陽災沴責在調元者和陰陽弭災沴爲國致太平河豈有決乎臣乞先令宰臣立一狀保天下太平然後臣以族入狀保河不決丞相曰今非太平耶濟對曰北有蕃寇西有賊遷關右兩河歲被侵擾臣敢謂未也上動容留之間邊計數奏可采後知河中府車輅幸澶淵敵騎旁侵詔沿河斷橋梁毀舟舫緩者以軍律論濟馳騎飛奏曰陝西關防天設其數十萬斛以河爲載若用小舟沉覆必矣此誠可惜所有斷梁之議搖動民心尤宜寢罷真宗悟其議立弭之

張乖崖性剛多躁蜀中盛暑食餛飩頂巾之帶屢垂於盥手約之頻煩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請喫因捨七而起少年慷慨

學擊劒喜立奇節謂友人曰張詠賴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
不爾則爲何等人耶李順之亂益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輩
頓師逗留不進公激使行盛陳供帳郊辭以餞之舉爵謂軍
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勉力平盪寇壘以手指
其地曰若師老日曠卽爾輩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若
許僕參後騎豈至今日醢賊以噉師久矣自是士氣果振獲
捷而還

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
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后遷梓宮於
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
天下當奉舊典坐訕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

號玉冊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黜黃州泊近郊將行時
蘇易簡內翰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
禁林宿儒累爲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諸生罷朝集綴
馬送於郊奏可之至日行送過四短亭諸生拜別於官橋元
之口占一闕付狀元曰爲我謝蘇公不暇取筆硯其詩云綴
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
下放諸生時交親縱深密者循時好惡不敢私近惟竇元賓
執其手泣於閣門曰天平得非命歟公後以詩謝略曰惟有
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閣門前至郡未幾忽二龍鬪於郡境
一死之食殆半羣雞夜鳴冬雷雨電詔內臣乘驛勞之命設
襪謝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卽命徙蘄上表畧曰宣室鬼神

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上覽曰噫禹偁其
亡乎御袖掩涕至郡踰月果卒嘗侍宴瓊林太宗獨詔至御
榻面誠之曰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之列但剛不容
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禹偁泣拜書紳而謝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國愧無稽古深學舊
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繁碎難檢令諫臣以治亂興亡急要
寫置一屏欲嘗在目時知雜田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濶
今且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平太原建茲二載未賞軍
功願因郊籍議功酌之乞罷交州之兵免驅生民爲瘡嶺之
鬼此二者雖不繫皇王之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納曰錫真得
鯁直之體而此尤難爲答趙普當國錫謁於中書白曰公以

元勲當國宜事損歛有司羣臣書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王之體也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大弱臺憲之風尤爲不可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草遺表猶勸上以慈儉納諫爲意絕無私請上厚卹之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分攜結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選其主廣順中穀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荅熙載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賴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李相密遣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恣喜奉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

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曰吾輩綿
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

公字也

非端介正人其守可嚙諸

君請觀因令留宿俟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
弱蘭者詐爲驛卒之女以中之敝衣竹釵旦暮擁帚掃洒驛
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
亡無歸託身父母卽守驛翁嫗是也情旣瀆失慎獨之戒將
行日又以一閨贈之後數日醺於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
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闕以侑之
穀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醕醕罷復灌幾類漏卮倒載
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攜壺
漿薄餞於郊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其詞

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
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玉壺野史卷四

玉壺野史卷五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爲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鞭橐郊迂謂但掛於馬上爾境上數強寇劫財傷人彥卿受賕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亟獲之不解府卽時斬決以案具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以俟之父不敢強荃執禮事

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荃歲事蠶絲得絲則機而爲杼
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雖里之淑婦靜女罕識其容者聞其
風則幃箔竦敬子漸長築舍於外購書命師教之後產業益
豐舅姑將老附塋選美邱大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
爲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閣相望然謂在路亦
修高節以荃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 皆清望之族迨謂歸
俱已皓首勸夫偕老於家林焉

國初王朴竇 講求大樂考正律呂無不偕協朴儼歿患無
繼者後和峴故相凝之子也禮樂二學特勝前儒太祖天性
悟音律末年郊饗覺雅樂聲高謂學臣曰必圭黍尺度之差
詔峴平之峴精意調整而終不和歸家私謂弟嶢曰鐘管之

中賓聲終高主聲不甚暢亮主上其將不豫乎踰年果崩樂府中有古玉管素號又手笛無稽也上意欲增入雅樂峴調品使合大律別立號爲拱辰管詔備雅樂弟嶢凝之幼子知制誥南郊贊導乘輿俯仰如畫神彩照物太宗愛之謂宰臣曰朕深欲詔嶢入翰林但恐其眸子眊然視物不正不可爲近侍呂文仲歛人爲中承有陰德咸平中鞫曹南獮民趙諫獄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爲人密籍姓名候舉選對敷之日斥之未晚眞宗從之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鳬戲於池出

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鄭昭信掌內饗十五年嘗面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王著爲僞蜀明經善正書行草深得家法爲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太宗令中使持御劄示著著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後再示之著曰止如前爾中人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吾或褒稱則不復留意矣後歲餘復示之曰曰功已至矣非臣所及後眞宗聞之謂宰臣曰善規益者也宜居臺憲後終於殿中侍御史

郭仲儀贊眞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子篇命贊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眞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

作詩贈之畧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冲年曉典常後參大
政因論事朴直上意不悅後坐入對之際宿醒未解左遷荆
南因終身戒酒至卒不飲早暮餌藥亦斥之其節剛若是矣
邢尙書曷并州農家子深曉播殖真宗每雨雪不時憂形於
色責日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多或不中曷因進耒耜歲占
三卷大有稽驗皆牧童村老歲月於畎畝間揣占所得咸平
二年置經筵侍讀首以公爲之曷初應五經試廷試日升殿
講師比二卦取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賜第真宗
晚年多召於近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公衰甚御袖掩目泣
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遽密資銀千兩緡千疋
曷康裕無恙果非久感疾將易簣車駕臨問公拖紳整巾歷

叙遭際上爲之泣別旣終又爲之臨喪惟將相喪疾方有此
幸

楊侍讀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數百篇奏御仍獻
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和之
以賜謂宰臣曰眞儒雅之士操履無玷拜禮部侍郎御選集
中十聯寫於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
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臺高易斷
魂塞上云戍樓烟似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
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
哭江爲云廢宅寒塘雨荒墳宿草烟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
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月雲歸越

雋州年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
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余竊謂公曰以天池浩露滌其筆
於水甌雪碗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附焉

張茂直充人家貧喜讀書少游汶上嘗買瓜於圃翁倚鋤睥
睨曰子非久當斷頸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
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例驅守埤周師破敵擁城者
例坐斬斬殆盡至茂直挾刃者語之曰汝髮甚修鬢惜爲頸
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秘書
監卒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死讌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
百花將盡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

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李繼隆善馳騁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常往來覘兵勢中途遇虎射殺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胄堅不傷太祖欲拔用謂曰昇州平特獻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內侍數輩皆俟城陷爭求獻捷會有機事當八奏皆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太祖訝其來早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謂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賞在獻捷之上除莊宅使

眞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眞定逗遛不進馬
太尉知節移書詎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爲患公命工度
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節全義之子也七歲父卒太祖軫
念曰眞羽林孤兒也召入內送國子學列青衿胄子之間御
賜今名後果有立纔三十餘爲樞密使咸平初帥秦號爲善
政秦質羗人支屬二三十輩殆二紀公悉遣歸諸番懷感終
其任不敢犯邊永泉銀鉗累歲不發額課不除主吏破產償
之不足鞭扑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將謀入抄直
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敵不測卽皆引去

李士衡少時一俠者遺一劒囑之曰君他日發迹在於劒記
之後爲秘書監永知劒州王均亂成都陷漢州進攻綿不下

因趨劔門士衡預度寇至城必不能守徙金帛居民保劔關
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驍勇者得數千人賊果至公與監兵
裴臻據關擊之倉廩旣焚夕大冰雪均衆食敗糟木皮臻與
再戰斬凍餒者三千級墮崖壑者無算賊宵遁保益州馳奏
旣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儀使公果因劔發迹以至貴
顯逮卒劔亦夫之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爲陝漕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有紀律
至廣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三面樹柵一夕陰晦賊衆掩至
鼓譟舉火公安坐櫺髮氣貌自若賊旣合公引奇兵出其後
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數遷右諫議知益州寓佛舍度
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士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出賊圍

寺數重及寺壞惟得一擊柝者公喜施與豐於宴犒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奉身止銅器鞍勒而已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拔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盡悲夫景德初卒

王顯太宗在藩與周瑩爲給侍赤脚道者相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爾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墻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使相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日一道士通刺爲謁破冠敝褐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

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卽梁門也會積雨敵弓皆皮絃
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勦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僞
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
相召歸赴道數程而卒

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十三歲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右名
輩所重除正言待制於龍圖閣與晁少保迴戚密學綸條貢
舉事盡革舊式防閑主司嚴設糊名謄錄取字林韻集韻畧
字統及三蒼爾雅定其字式爲禮部韻及廟國之避凡科場
儀範遂爲著格編太宗御集公書字甚急日可萬餘細碎急
草翌日往往不能辨一旦遽卒眞宗急遣中人詣其家取平
生編著但破篋中得二十餘軸人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趙亨

能辨之上召亨補三班吏令重寫之送楊大年別行改較無一字之誤者

黃晞閩人皇祐初游京師不踐場屋多以古學游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贅隅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晞之道者列章爲薦盡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敕遍謝知己才三日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遠人也勤苦長安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慎無見喧僧諾之扃扉遂寢翌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牖大呼已卒於榻矣

劉樞密昌言泉人爲起居郎太祖連賜對三日幾至日旰提給詆詭善揣摩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然士論所不協君臣之會亦隆替有限一旦聖眷忽解謂左右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

趙參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試愛其詞氣明俊擢眞甲科未幾拜中丞上幸金明池舊例臺臣無從遊之制太宗喜之特召預宴自公始也擢爲樞密副使是時陳象輿董儼俱爲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生俱少年爲一時名俊梁顥又與公同幕五人者旦夕會飲於樞第碁觴弧矢未嘗虛日每每乘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象輿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諺曰陳三更梁半夜趙公

因是貶崇信軍司馬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大河貫府蓋
豪猾輩畜芻茭者利厚價欲售之誘姦人穴其堤使潰公知
之仗劒露刃盡取豪芻廩積給用其蠹遂絕又忽澶河漲流
入御河陵府城公籍禁旅殺牛爲酒募豪右出資散卒負土
護之皆樂從不數日水退城完就加給事參政召還上渴佇
詔乘疾置赴中書太宗笑謂曰半夜之會不復有之公叩陛
泣謝

眞宗尹京畢相士安爲府判沈毅忠厚中書將有僉諧太宗
令輔臣歷選俱未稱旨而李相沆必欲用寇公上曰準少年
進用才銳氣浮爲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處其中而鎮之
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喜遂用參大政時曹利

用爲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恃酒往往凌詬於席公處其間
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與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太宗
謂李沆曰朕固欲用士安者頃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
朕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熟視之乃士安也

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曰二人者皆名臣
爲朕記之向公自員外郎爲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
四年除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
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命國難
有告禁卒欲倚難爲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夾廡
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其知者命難
人先令馳遑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

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以宴賓從股慄

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誥太宗知其貧多負人息錢曰沆爲一制誥俸入幾何家食不給豈暇償逋耶特賜一百三十萬令償之後爲學士因宴上目送愛之曰沆風度端粹眞佳士也後右揆居輔弼當太平無一事凡封章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輦搖鼓揲闔悉屏之謂所親曰無以報國聊用以安黎庶爾景德二年薨上臨哭之慟大呼曰天平忠良純厚合享遐壽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恍摧檣折舵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鈞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

人意以首宰屬公公和進云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台席真宗初卽位居諒闇每見公則肅然起敬未嘗名呼或以字呼上對公但稱小子公體貌魁梧廷陛頗峻命梓人別爲納陛兩使外域敵主欽重後有使者至則問曰呂公作相未

太宗命蘇易簡評講文中子中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句上因問曰食品稱珍何物爲最易簡對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羹汁爲美太宗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壺盃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滿引數缶連沃渴肺咀羹數根燦然金脆臣此時自謂

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響應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國升

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

剪荷葉心子也

也要相當青鹽

等分同燒煨研殺將來使最良指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
有仙方不疑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摩縱橫文章詩歌舉筆
則就著括異誌數萬言倦游錄八卷觀其餘蘊尚盤錯於胸
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
心已慕冥鴻渚宮禪伯唐齊已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疎閒
公倚澗清談瀟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技術
中又云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
少此別應難刻後期風義見於詩焉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

澤撰鏤板者乃郡倅關蔚宗文云都官鞏彥輔郎中嘗魘去
初兩緋衣召入一大府嚴甚有紫衣當案者曰此王也置無
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勝數或恐懼
失便溺頃一官至呵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
生獄豈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具
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言鞏性朴直
不苟於獄以故或忤在勢者王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關杞
刻之以廣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題元澤
病中友人魏道輔泰謁於寢對榻一巨屏大書曰宋故王先
生墓誌先生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
起身事熙寧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於家云後

尚有數十言掛衣于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謂之達歟

玉壺野史卷五

玉壺野史卷六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復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跡民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舞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樊塹扇急去一日於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郎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於民間遂用焉憶昔

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舞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刑定惟務裁減太官供膳殆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使黃觀以治狀條奏下詔褒美時賊鋒方斂紀綱過肅蜀民尚懷擊柝之惴而嘉邛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橫議蜂起朝廷慮之遣謝賓客濤爲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決強勁卿之仁明和恕往濟之必無遺策宜以朕意諭詠賴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每事宜與濤協心精議副朕倚矚謝公至蜀明宣寬詔尚書公舞蹈泣拜舉率徒衆並轡撫勞西蜀遂安

太祖受禪以韓王普有佐命巨勲除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未幾范質罷相以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旣冠台府參總廟權參政以餘慶薛居正雖副之但奉行制書備位而已不宣制不預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對長春殿廬啓沃大小之務盡決於公兼權之議諠於時論會李繼遷擾邊用公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因令滅之保忠繼與繼遷合謀爲邊患河西極擾咎歸于公因不得專政詔令參政吏掌印押班奏事分其權也舊制宰相報到未刻方出中書會歲大熱特許公才午歸第遂爲永制年七十一病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還親吏甄潛者詣上清太平宮醮皇靈懇以謝往咎上清道錄姜道元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也奈

何冤累不可逃道元又叩乞所冤者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
濃烟罩其上但牌底見大字爾潛歸公力疾冠帶出寢涕泣
受神語聞牌底大字公曰我知之矣此必秦王廷美也然當
時事曲不在我渠自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其事暴露
自速其害豈當咎予但願早逝得面辯于幽獄曲直自正是
夕普卒上感悼涕泗自換神道碑八分御書賜之

眞宗中年多或不豫欲權弭聽斷養和於西林園卽太清樓
也議委政于皇太子加冠監國用王沂公會以輔之時中丞
王諤不喻上意議方下遽以疏上云臣聞欲行皇子冠左傳
異義曰以星終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道備故所以人君
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於廟漢已還間有卽位而冠者皆出

於不得已也故改其名爲加元服皆漢儒因事旋講實非古也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臨國冠道未成不冠而監豈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雲三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監國召三品以上官建議羣臣莫敢對者臣竊謂茲事體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萬國調順氣劑存真納和不必過計社稷萬靈扶擁聖履云時以政出官闈不敢妄決議者遂寢

外太尉居潤博州人不識字每按牘以左手捉鉅筆一畫長書寸餘雖狡吏善詐也摹之則敗沈相義倫在幕府謂所親曰吾觀沈推官五載未曾妄發一笑一語行步端重如履廟堂吾見則禮敬之必爲宰相遂力薦於太祖稱沈沈厚可用

後果作相胥恨其不知書胥氏子孫皆召於家建學立師傅如己子教之以報其知人之德也

太祖採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曰劔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齒寒之懼而討之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與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二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三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策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尅城寨止籍器甲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

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瞻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縱兵力爲所訴反欲自斃太祖笑謂仁瞻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謂誰耶仁瞻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愼但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

魏人柴公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子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踰旬不能進其女悉以奩具計直十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奪問之卽郭某乃周祖也因事之執箕箒之禮一日謂其

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貴得爲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寢人傳司冥間事一日辰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王彥儔上蔡人五代之際爲本郡軍校材質雄偉剛毅有謀勇冠羣卒久欲奮發而無其端一旦同列輩五六人者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可立吾輩何忍端坐以溫飽自惰耶可相與起事以圖富貴乎彥儔私自計曰此六人者死氣侵面是爲我啓迹也遂許之曰吾今夜正當宿直君輩可持短兵入吾奉爲內應富貴之來不出今夕六人者喜之夜皆至彥儔伏甲於內盡殺之持其首詣閣泣告刺史曰巡警無狀致

姦盜竊發已伏其罪矣願公親出以撫衆刺史驚喜而出方
慰勞次彥儔立斬之遂據上蔡明日籍其六家郡中震恐無
敢動者後朝廷力討之勢不能守奉其母奔金陵郡李先生
特喜其來至其家親拜其母以彥儔爲和州刺史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官詞心
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籠豢一
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釋到家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
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
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月不堪不異鸚哥籠閉歲久其商大
感泣遂許之曰吾當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揭籠泣
放祝之曰汝却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忍

去後聞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巢
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若見時爲我道鸚
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事在熙寧六七年間
慶歷壬午歲王師失律於西河好水川亡沒數巨將劉平葛
懷敏任福等石元孫陷敵急奏入已旬餘大臣固緩之仁宗
因御化成殿一寬衣老卒擁帚掃木陰下忽厲聲長嘆曰可
惜劉太尉上怪問何故獨語此老卒曰官家豈不知劉太尉
與五六大將一時殺了上驚問汝何聞此老卒因捨帚解衣
帶書進呈曰臣知營州西虎翼一營盡折臣婿亦物故於西
陣此書乃家中人急報也上以書急召執政視之大臣始具
奏臣實得報恐未審候旦夕得其詳議奏聞乞自寬聖慮上

厲聲曰事至如此猶言自寬聖慮卿忍人也豈宰因謝病乞骸骨

盧文進范陽人少從軍身長八尺姿貌偉異名振薊北莊宗連兵於兩河屢戰勝一夕忽敗夜走馬墜澗中才及水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絕岸高險深不可測文進知有神助已氣因復振收餘衆會食於野一巨蛇長十餘丈徑至坐所衆皆奔避獨文進不動蛇引首及膝文進以匕筯取食飼之訖蛇蜿蜒方去奔敗之際物情意阻舉衆入契丹其主厚遇使率兵救鎮冀又與莊宗連戰明宗卽位老思南土部曲皆華人復還中國明宗親加宴勞因詔得封大將軍八十二無病卒卒之日星殞于寢大如盃文進噓赤光丈餘與

星相接

王興爲江南楊氏軍中小校少從軍圍潤州中巨弩射右耳其矢穿左耳而去旁二人中矢死之興臥病百日餘乃愈至老不聾亦無瘢迹又嘗攻潁夜有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下墜能避之則富貴不可名不爾則斃及旦興拔劒倚柵木驅兵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皆糜碎而壞輿曰流星乃此也益自貴重終爲使相

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搢紳所以待禮焉鄭翰林公鎮荆南唐詔彥範漕湖北二公以廣成浮邱禮之館於楚望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以屑事干公勢毅夫嘗言登雖不以實年告人每說周末國初事則皎如目擊

校之已百五十六歲矣文瑩與登游鄭館歲餘惟喜飲醇醪
經月不一粒食殊不知書一夕不告鄭公夜奔景陵投道復
守陳少卿宗儒以託死死之日親書到荆厚謝公公甚嗟悼
囑陳公曰吾死後當窆棺前後以竹二板等吾身斂之後三
十年當剖棺此知實也遂殯北塔僧園後二年陳少卿知壽
州因事詣闕補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屍解剖棺視之則已
腐敗世之睚方士者登可鑑焉

太祖一日幸禁林謂朱翰林昂曰漢宣帝最好勤政尚五日
一視朝萬務寧無壅積耶朕則不敢輒怠也公因得建言臣
聞堯舜優游巖廊之上亦萬幾允正唐太宗天下太平房喬
請三日一視朝臨政高宗寢宇寧靜長孫無忌請隔日視事

悉從自後雙日不坐隻日御視五日一開延英閣遂爲通式
今庶政清簡百執猶寧居於私第惟陛下凝旒聽覽翻無暫
暇宜三五日一臨軒養洪算蹈太和合動直靜專之道局攝
思慮保御眞氣後中書知之與臺諫繼陳奏請臣等竊見朱
昂之請對深協至治仍乞徇所陳久而纔允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
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畧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
釘改觀在庭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
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
樣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
三朝之舊俾偕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旣表重鏐之麗寶之在

體更增上笏之華

玉壺野史卷六

玉壺野史卷七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幼警善聲骨及命術謂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恃聲貴自餘俱弱已俸外別有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館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爲潤屋忽一緡起立久而後仆遂感疾月餘而卒太宗上元御樓觀燈嘉正進十韻末句云兩制誠堪美青雲侍玉輿不憚賜和以規之有薄德終慙舉通才例上居之句喜丹竈嘗曰使我若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一日平生足矣二願俱不遂而卒

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

在否劖之果得然大愛其山川形勢樂其風土有遷都之意
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京師正得天下之中黃汴環流
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挽況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泰
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也遂寢議拜安陵奠哭爲別曰此生
不得再朝於此也卽更衣取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
以定之矢委處謂左右曰卽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
埋於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宴駕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
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詩一聯於申文炳知舉遂擢
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唐陸禪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生蛟龍屬漢武

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也其殼破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游杭州西城縣之伊山目擊此事晚春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翼零亂又復入草中數四不絕久而不出余竊怪之薙草往觀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結纏糾津沫狼籍斯須雉驚飛而蛇亦入草中始驗禪之說不誣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射覆太宗時以爲娛一日置一物品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藹藹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壽王邸取一物令射之課曰有頭有足不石卽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壓書石龜也卽日賜緋并錢五萬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
部眞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
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但平朴而
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
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
易曉故外人愛之野與孟津詩人李瀆爲詩友野鑿室於陝
郊曰樂天洞瀆結廬於中條山曰浮雲堂皆樹石清幽各得
詩人之趣瀆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別於野曰數夕前忽一
人來牀下誦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頭余猶規其誤曰豈
非坐看雲起時乎荅曰此雲安能起耶又非夢寐亟窺之空
無一物此必死期先報故來相別遂痛飲數夕而還還家未

幾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謂之同宗翰有宏材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詔與語曰朕曾覽卿詩有曾舒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頗佳朕深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爲東路濠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隨風至帳翰促令環帶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向陸棲失依據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開寶初太宗居晉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晉王天日姿表

二百里身卷一
二
恐物情附之爲京尹多肆意不戢吏僕縱法以結豪俊陛下
當圖之上怒曰朕與晉弟雍睦起國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
勾天下公事麤狂小人敢離我手足耶亟令誅之迨太宗纂
承高陽關奏妖氣夜起亘北陸邊情頗搖太宗召向相敏中
于玉華殿密議之向奏曰臣聞崔翰領節高陽恃功驕恣橫
越兵律陛下宜召還誅之以壓氛祲上曰是何言與朕常乘
怒誅張瓊至今痛恨若翰者朕以其能拔於行伍遂建節旌
料渠不肯辜朕也止遣一詞臣宣撫慰勞而已妖祲自消邊
心亦寧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於南京車駕爲
幸禮賢宅撫視館餼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

殿書詔不名妻子俱受封妻爲吳越國王妃召父子宴於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眞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起上遣太宗與俶齒爲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鸞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於速死之地也獲止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向熱卿宜歸國宴別於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於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上俶情頗危蹙乞罷吳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起雞初鳴先與羣臣候於行在嘗假寐於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人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霧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於前頓候謁而已駕至并門繼元降上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

朕固不欲爾蓋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
貢朝不血於刃乃爲嘉也俶但叩頭怖謝非久身留於朝願
納圖貢土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范閔知杭州至則悉
以山川土籍管鑰數敬授於閔遂起遣兵民投闕俶最後入
覲知必不還離杭之日遍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孫俶
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
一不能再掃松檟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
幾不能起山川爲之慘然

永平中延平津一神劍夜懸於空光掩星斗其劍止長三尺
許每天地澄霽隨斗而轉啟明東起則沒時或浮於津而漁
者見之近則漸沉遂置劍州於延平津割劍州之劍浦江州

之沙縣隸焉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臯爾遂得東野詩浮脆輕艷皆鉛華嫵媚侑一時樽俎爾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翦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園不大基妙子無多薄霧籠寒徑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歲奈君何又得宏臯雜文十卷皆駢枝章句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有司請試上笑曰試官前進士趙某親自選中嘗撰三釣酸文舉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飛

青不逐眠雲之侶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
遊夜雨空傷於斷雁其文千言卒類於此卒鄉人李慶池爲
詩哭之曰四方妙賦無人誦三釣酸文舉世傳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洒清放幾不落筆墨矜畦間入
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艤舟文瑩舊居留詩於壁
云春入蘿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雲北飛燕同寄春風
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雨影橫殘虹秋容陰映日寒江帶暮
流晚角穿雲出雲峯翠如織宿鳥去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
荆門翼又罷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
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好蕭蕭已在柳稍頭又老火燒
空未擬收急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

岸頭時頗訝其氣象不遠後解杭麾將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語已兆於先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頤在禁林懷荆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畧不少衰又曾魯公垂八十筆力尙完時曾子宣內翰林守鄱陽手寫一束慰之畧云扶搖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秘書楊經臣博瞻才雅而嘗誦之經日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於氣使之爲爾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議有李朴請誅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劄

草上愛之批於紙尾獎之云聖功頌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人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二年爲散指揮解舍直大內之北一夕中夜忽夢巨龜銜敕叩其寢信驚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警果太祖開元武門急召信入禁中擒叛黨杜廷進三十九人陰以姓名授之黎明盡爲信所捕擒至便殿不用吏鞫面許得實悉戮於市信忽患瘡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委之雖不能語而申明紀律嚴肅有度有童曰玉奴者天賦甚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軍律賓客論語但回顧玉奴畫掌爲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否避就盡協其

意病將革忽能語太宗異駭親幸其第信力疾扶於榻感泣
叙留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乞嚴邊備無忽亭障信泣太宗
亦泣至翌日卒賜瑞玉小珎爲含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餌賜之
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家誰能喫
他人酒食乎人語太宗極許之後鄭文寶出漕陝右上囑付
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宣力卿爲朕善待之

太原將平劉繼元降王隨鑾輿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將遽
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上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奏曰當峻坂
走丸之勢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然之改鑾北伐
功將卽而班師因整旅徐還無何至金臺驛王師失利間或

南潰者數千騎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臣願請單騎獨往當攜之而歸上許之翰筆馬獨往追之將及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爾何傷乎料主上天鑒處置精明君等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忿豈不念父母妻子憶戀之苦耶上特遣吾邀爾輩同還宜知幾速反衆稍聽遂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雞犬亦不鳴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繫者

端拱中或言威遠軍糧不續敵乘其虛將欲窺取朝廷亟遣大將李繼倫發鎮定卒萬餘護送芻糧數千輜車將實其廩敵謀報之率精銳萬餘騎邀于中道時尹繼倫爲沿邊都巡檢領所部數千巡徼邊野忽當敵鋒敵蔑視而不顧勁欲前

掠倫謂磨下曰敵氣銳於進吾當卷甲銜枚燎其後以擊之
蛇貪前行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飫膳伺其夕懷
短兵暗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敵騎去我軍將近遂釋鞅會
食罷將戰倫舉兵一鏖如拉枯朽敵人越旦舉匕方食短兵
擊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之皮室者敵相也分飛潰
亂自蹂踐北窺之患遂已繼倫面色鰲敵人相戒曰黑大王
不可當後淳化中著作孫崇諫陷北歸太宗召見面詰北廷
事崇諫備奏唐河之役上始盡知嘆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
其實以昧朕非卿安知遽加防禦使

賈黃中乃唐造中外圖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開頭及
第李文正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

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
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
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
扁鐫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貨數十巨積乃故國宮闈所
遺之物不隸於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啟其封悉籍之以
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尙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乎
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近太
宗恤其家旣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
自撓朕常記之

梁丞相適頃爲詳議官審刑議事廳舊在中書之旁解舍院
之右朋僚親暱者往往時過笑語公以政堂逼近竊不自安

因命筆題廳之東告來者曰紫垣甚近黃閣非遙僚友見過幸低聲笑語適謹啓後紫垣黃閣不十年登之語兆之應也若此公之祖顯字太素鄆人應雍熙二年甲科司諫知誥羣臣封事悉付公并薛公映詳定可否多所棄取子固字仲堅用父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鼓前恩命願鄉舉果祥符二年亦擢甲科

錢文僖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爲武將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樽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閒暇清論若責之於用則臨事罕見有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可嘉也時北敵猶擾上密以劄使訪之公奏曰制邊滅寇之策無

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
北敵未嘗侵境蓋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
軼則呼噏可應敵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以禦党項詔公自
魏乘傳疾往按至則乞罷時論譴之上嘗謂左右朕觀若水
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止疑其壽部促
隘若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天

玉壺野史卷七

玉壺野史卷八

太宗御廐一馬號碧雲霞折德展獲之於燕澗因貢焉口角有紋如碧霞夾於雙勒圉人飼秣稍跛音賁倚失恭則啼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征太原上下岡阪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樽餘歷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聞宴駕悲頓骨立眞宗遣從皇輦於熙陵數月遂斃詔令以敝幃埋桃花犬之旁

党進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識一字一歲朝廷遣進防秋于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叙別天陞閣門使吏謂進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之知班不免寫其詞於笏侑贊於庭教令熟誦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聖

容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樸畧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進曰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興國中太宗召陳搏赴闕搏隱華山雲臺觀年百餘歲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時戲渦水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他日遭逢明王不假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門人戚屬以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守京兆乘醉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歲旦山齋曉起服

道衣聚諸生列飯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行而逝奇男子也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簞出常格李相流入玉堂後於蘇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資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舉正舊典先合用卿卽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聞望乃先用沆卿宜無嫌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爲之雪涕賜挽詞斷云時向玉堂尋舊跡八花磚上日空長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敏於裁斷時趙韓王罷政出洛

呂文穆公蒙正寬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舊例丞相待漏於廬燃巨燭尺盡始曉將入朝尚有留按遣決未盡沔當漏舍止燃數寸事都訖猶徘徊笑談方曉上每試舉人多令公讀試卷素善讀書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選舉子當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善知嵐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驟進之少年無益於治特詔改淮幙公嘆曰不幸丞相以元勳自恃特忌晚進男兒旣逢明時豈能事幙府承迎於婉畫之末乎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畧皆切於

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俊傑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翹楚有望尤善爲詩感懷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鋼寧折不爲鈎之句可見其志矣後參大政趙鎔以宣徽使知密院上特命參政班在宣徽之上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疎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劄亦必詳雅有意忽一客攜黃筌梨花臥鵲圖求貨其花畫全株臥一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合用價數百緡彥猷畜畫最多開篋出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品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

少玩絹色晦淡酷類古鏤猷視其圖角有巨印徐少潤揭而
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於祥符因
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緡於民約曰來年蠶熟每
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爲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爲也
遂還之不受其誣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爲文館學士隨煜納圖太宗苛責以
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爲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納疆得爲忠乎太宗神威方霽
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鉉不幸爲學士坐請求尹京張去華
以一親故註重辟諷去華上言貫索星見請曲赦畿獄坐是
削官爲靖難軍司馬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自箴曰爰有愚

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爲富娛老以佚貂冠
蟬冕虎皮羊質處之恬然永終爾吉竟卒于邠鉉晚年作詩
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水
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
頻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舍水風陰
濕敝貂裘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焉唐老萬里江關賀
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弟錯詞藻尤瞻年
十歲羣從燕集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畧云井梧分墮砌塞
雁遠橫空雨滴苔莓紫風歸薜荔紅盡見秋聲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秦賊遷萬餘衆寇靈州上問
呂相端趙樞密鎔平戎之畧呂奏曰容臣等共陳利害爲一

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啟沃之地君問卽對邊城之急豈容冥搜抒思檢閱補綴深失訐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上爲之默笑洎善事內臣動息先知蓋上意久欲棄之果翌日先於兩府獨抗一疏盛言乞棄靈武深邊餽運糾粟碩費芻車野宿孤迥難援果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云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爲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蠡輩動卽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還之謂洎曰卿所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褒荅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解焉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爲首曹嫌洎

不以本司官長奉已泊又以老儒宿德問望自持不肯委節
事寇泊在寇視事罷則整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於省門一
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泊畧曰少年挾
彈多狂逸不用金圓用蠟圓蓋譏泊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
煜草詔於蠟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泊不免強顏附之後
稍親暱其辨誦談笑橫飛於席間寇胸中素蘊養畜不發者
盡爲泊藉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於朝力加薦推

太宗推敦臺憲動畏彈奏雍熙九年春譙上歡甚時滕中正
權中承上謂羣臣曰朕所樂者非歌舞樽罍蓋時平民康與
卿等放懷同慶爾顧中丞曰三爵之飲宴實爲常禮朕與羣
臣徹常算快飲數盃可乎中丞奏曰臣聞文王在鎬與魚藻

同樂古之誠者但恐洎淫失度爾今君臣熙洽穆穆皇皇微臣敢不奉詔殿上皆呼萬歲遂以虛爵遍授俾恣飲焉

孔承恭上言舉令文賤避貴之類四條乞置木牌立於郵堠以爲民告訴行之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長少輕重各有相避並訖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承恭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迴避爾上曰不然借使去來相避止相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烏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悉若是

太宗深惜民力擢樊知古爲諫議河北東西都轉運使自樊始也奏請修河北諸城計木五百萬條畚鍤什具七百萬事上曰大河乃天設巨塹以限中外契丹豈有違天限之勢乎

萬里長城金湯之固又奚爲哉重困吾民損和傷事所陳過
當宜罷之詔有司量給材用修整樊知古江南人無鄉里之
愛舉於鄉不獲第因謀北歸獻計於朝以釣竿漁於采石江
凡數年橫長紆量江水之廣深紆或中沉因有物波低助起
必知其國之亡遂仗策謁太祖奏曰可造舟爲梁以濟王師
如履坦途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於
荆南破竹爲索數千艦由荆南而下舟旣集就采石磯試焉
密若胼脅不差尺寸知古舊名若冰太祖以其聲近弱兵之
厭故改之江南平爲侍御史邦人怨之累世邱木悉斬焉

太宗親征北邊帥還途中御製詩有鑒興臨紫塞朔野凍雲
飛遂令何蒙進鑒興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授贊善詩

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縹緲隨黃屋陰沉護御衣俄一
縣尉未捷者庸督護輦道倚其姓名之識旋構一官因而章
疏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叩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
進上官家趙浼瀆疏展有司亟請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
本臺奏駁方進因而少戢

許讓知益州歸首奏曰乞預爲劍外之備上怪問之讓曰臣
解秩時實無烽警蜀民浮瀛易擾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狂
嘯不測旣而不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先見朝廷遣王繼恩
討之旣平除張乖崖知益州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畧師旅驕
很詠密奏乞命近臣分屯師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上
召對後苑鑑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聞

使命遽至貿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之
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納後果以川峽分爲益梓利夔四路
代還拜諫議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
伯魚青岡青遠三城爲頓歸師之重地俟秦民稍蘇闢營田
積邊粟修五原故塞之地党項之酋豪爲我鷹犬若爾則不
獨措注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
興三城之役費緡粟數十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爲山水蕩
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
令累年方牽復工部員外郎轉運使文瑩頃游郢中二邑僧
壁尚有公之詩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卽厭歸野香經雨長

松圍四簷山色消繁暑一局棋聲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澗月
錦文拳石砌苔磯近來學得籠中鵠迴避流鶯笑不飛寒食
訪僧云客舍愁經百五春雨餘溪寺綠無塵金花開處鞦韆
鼓粉頰誰家鬪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新燕語逡巡高
僧不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篇清絕不能盡錄公聞
雲州陷衣戎服引單騎冒雪間道走清遠故城得其實奏請
班師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功官帑輪指
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秋奏倉儲正盡明年二
月太宗因詰之信曰但令起程卽計往復日數以糧券併之
可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留卽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候于倉

無淹留之弊每運可減二十日楚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增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立爲永制一歲晉邸歲終籌攢年費何啻數百萬計惟失五百金屢籌不出一蒼頭偶記之晉王一日登府樓遙觀尋橦者賞歎精捷令某府取庫金與之時信不在後失告之魏丕爲作坊使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至千步求規於信信令懸弩於架以重墜其兩端弩勢負取所墜之物較之但於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弩則自可千步矣如其制造後果不差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詰詞略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負激昂而

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鶚薦屢光於鄉校縱轡誠虧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安鴻漸滑稽輕薄或傳凌侍郎策世緒本微其父曾爲鎮所由公方成童父攜拜鴻漸爲立一名漸因命名曰教之安言所由生也鴻漸老爲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院樂籍隸焉亦微憾之一日謂之曰汝今世之一禍衡爾才雖不逮偶免一烹焉

杜文正鎬江南集賢校理澄心堂歸朝直祕閣上幸太閣詢經義數對稱旨賜金紫景德中爲近侍扈從澶淵之幸泊凱

旋變駕還闕日有司空行宮適當懿德皇后忌辰上疑回變
鼓吹輦筦非便時公爲儀仗使已先馳還闕飾迎駕之儀遂
馳騎問公公卽奏曰於義無害武王載木主伐紂時居喪尙
前歌後舞況忌者乃追遠存思爾公凡戒檢書吏曰某事在
某書某卷幾葉幾行覆之未嘗有差

太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以家貧無貲
編可授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龍圖鎬才祕閣衍
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實有才譽幼在
江左已爲名流所重不須召試止用昂之舉詔備清問可也
乃以本官直史館

玉壺野史卷八

玉壺野史卷九

李先主

唐祚若絕江南始有國廣陵楊氏當天祐戊寅間江淮無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創後授於李氏方能漸舉唐室憲章命尚書陳潛專脩吳史未成而潛沒建隆乾德間史官高遠著吳錄二十卷未參本朝之史會遠遽卒史館之內遠將病其藁悉焚之故江南始末多或漏落猶於餘書雜著間有載其事者先主昇字正倫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其父志去宗室懸遠遂飄遊他郡爲徐州判官安貧謹厚喜佛書多遊息佛寺號爲李道者主以光啟四年生於彭城會天下喪亂因轉徙濠梁家貧二姊爲尼吳越王楊行密克濠

梁主爲亂兵所掠時尙幼行密見而奇之育爲己子長子楊
渥驕很恣橫多或凌之行密慮爲渥所害謂大將徐溫曰此
兒異常吾深愛之慮失保佑汝無子可賜汝養之溫得主致
保姆命師傅鞠育之及長身長七尺坦額隆準神彩鑑物雖
緩行從者濶步追之不及相者曰正所謂龍行虎步也瞻視
明燦其音如鐘嘗泛舟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號無制
主舉聲指畫響出數百夫外兩岸皆聞天祐中童謠曰東海
鯉魚飛上天蓋謂主素育于徐氏後竟復唐姓一狂僧走金
陵城中猖狂荒急每見人則尋飛龍子凡十餘年逮主來爲
昇州刺史狂僧見之乃不復尋矣時江南初平守宰者皆武
夫率以兵戈爲急務主獨好文招儒素督廉吏德望著立物

情歸美徐知訓爲淮南節度使驕侈淫虐爲朱瑾所殺一方甚擾王亟往代之悉反其治謙寬惇裕初知訓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嘗開宴主預坐伏劒士于室刁彥能行酒以爪掐主主佯吐茵而起偶免之後又飲于廣陵城東山光寺會主適自京入覲亦預焉知訓狂醒決欲害之其弟知諫白於主遂鞭馬急奔知訓不遑授劒與彥能俾急追之彥能及於中途但舉劒揚袖遙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騎難追爲白殆知訓遇害其父溫方知其惡將吏盡被黜責明年建吳國以主爲左僕射參大政於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時四境雖定惟越人爲梗主不欲黷武事務安輯遂許和好戢兵薄賦休養民力山澤所產公私同之戢擾吏罷橫歛中外之情翕然倚附

雖剛鷺很愎者卒亦馴擾所統僅三十餘州爲太平之世者二十年置延賓亭待四方豪傑無貴賤之隔非意相干者亦雍容遣之漂泛羈遊輩隨才而用之搢紳之後窮不能婚葬者皆與畢之義父溫雖鎮金陵凡朝政但總大綱而已臺閣庶政皆主決之金陵司馬徐玠者性詭險深忌於主屢諷溫曰輔政之權不宜假也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以收其勢主知之連疏求罷政事表將上會溫卒知詢果襲之所爲不法不久亂萌已兆主使諭之亟令人朝以追蕭牆之禍朝廷以爲左統軍悉罷兵柄主始專大任秉執益謹一旦臨鏡理白髭喟然嘆曰丈夫此物懸額壯圖已矣時不待人惜哉有周宗者廣陵人少孤貧事主爲左右給事敏黠可喜聞主之歎請

入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險刻忌其謀非已出手
疏切諫言天時人事未可之際請斬宗爲謝主怒其專輒將
斬之徐玠力援獲免後數年徐玠請禪之說行宗方復職後
竟爲樞密使後五載壬辰歲出鎮金陵以長子璟爲兵部尙
書參政事如溫之制甲午歲進封齊王加元帥置左右丞相
以宋齊邱佐之丁酉十月受吳禪奉吳王爲讓皇改年昇元
追尊考溫武皇帝子璟爲吳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
卽金陵使府爲官但加鴟尾欄楯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
一用家人禮昔所師友之尊長者皆親拜之初主將受禪也
時吳之宗室臨川王濛久囚廢於歷陽司馬徐玠素不悅於
主欲濛受禪因諷太尉中書令西平王周本及趙王李德誠

輩以德爵勲舊之重欲使推戴於濛盡玠之謀也濛聞將受
禪殺監守者與親信走投西平周本本已昏耄不知時變皆
其子祚左右其事故拒之不令入報濛懇祈再三亦不許閉
中門外執濛以殺之本知之怒曰我家郎君何不使吾一見
濛旣被害吳室遂移本力疾扶老隨衆至建康但勸進而已
自是心頗內愧數月而卒實素無推翊之誠而主寬裕置而
不辨及至死也厚葬之優恤其孤遷讓皇於京口以潤州廨
舍爲丹陽宮以處之用親吏馬思讓爲丹陽宮使讓皇以世
子璉囑於主曰吾無一事但爲選師儒之年德者教育吾兒
令知人倫孝讓他日不絕祀享俾吾先血食泉下吾志足矣
主爲選中書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璉讓皇長子也十

歲封江都王立爲太子性淳謹好學骨清神淺唇縮齒露風
鑑者所不許主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遇寒食
飲冷失節卒於池口兵中年十九歲初生主第四女璉納之
爲妃賢明溫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閭人呼公主
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
斥去容飾不苟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
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官年二十
四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白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歛溫軟
如生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勲刻碑宮中紀其異未幾將復有
唐之姓尚懷徐氏之恩未欲驟改不忍卽言旣而諸王露奏
懇請方下議有司及百官中外惇請不得已方復姓李立唐

之宗廟祀高祖及太宗而下追尊考溫廟號義祖封徐氏二子爲王用張居詠李建勲平章事張延翰爲僕射十一月讓皇殂於丹陽宮主喪服三年受禪之三載夏四月始郊祀圜丘時當上旬月沒頗早逮昇壇之際皎潔如晝非日非月至柴燎甫畢夜景復晦一若常夕人咸異之羣臣請上尊號主曰尊稱者率皆虛美爾非古制抑請不允下詔曰宜寢來章不得再上時全吳符瑞不輟所奏皆抑而不納以張宣爲鄂州節度使宣以邊功自恃強橫不法鄂市寒雪有民鬪於炭肆者捕而詰之乃市炭一秤權重炭輕使秤之果然宣斬鬪炭者取首與炭懸於市主聞之歎曰小人衡斛面欺古今皆然宣置法太過盡奪官以團副置於蘄春遣潤州節度使王

興代之時天下罹亂刑獄無典因是凡決死刑方用三覆五
奏之法民始知有邦憲物情歸之果安州節度使李全威
慕德誼以衆來降封全金爲宣威統軍是歲趙王李德誠卒
卽建勲之父也少時人相曰太山之高可比君福不用寸功
日享千鍾德誠少事吳主獨無一能寵遇特深爲馬步軍使
但豐白充美服裘乘馬而已從諸軍圍安仁義於潤州諸軍
見仁義皆謾罵詬辱惟德誠執禮未嘗以一語辱之城陷仁
義執弓矢毅然坐於城上無敢近者久之獨呼德誠使前曰
雀鼠小人皆罵辱吾獨汝見我有禮且有奇相他日至貴吾
委命於爾遂擲弓矢於地以愛妾美玩贈之德誠扶掖下城
由是擢拜日進中書令封趙王子四十餘人至先主受禪用

其子建勲之謀率諸侯勸進以推戴之功卒厚寵遇楊武王
諸將惟德誠無寸功止用謙善而已卒年八十四梁王徐知
諤溫之少子也該明經術風度■■善爲詩屬文好游樂善
狎侮■■徧購古書名畫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廣圃編虎皮
數百番爲巨幄植旗張纛極於驕侈自號武帳會文武大張
樂飲時以樂焉方鼓吹振天忽神物卷江波爲大風雨盡拔
去其帳亂飛如蝶翳空而散知諤單騎奔建康感寒遂病而
卒平日嘗謂所親曰諺謂人生百歲七十者稀吾幼享富貴
而復恣肆一日之費敵世人一年之給或幸卒於七十之半
已足矣果卒於三十五子皆郡縣公冬十月主巡幸東都
邀故者宴於舊宅親戚有亡者弔撫慰勞勲臣義士之墓親

設祭誅披決囚繫踰月而歸時貢條未備士有仗策獻文稍可採錄者委平章事張延翰收試院量才補用皆得其職主有異見人之休戚死生皆先見之楊悅仕吳爲密校主受禪用爲學士一日謂悅曰近覺卿神彩明煥精芒中發得非有遇乎悅不敢隱曰臣數日前夙興頰面流星墜盆中驚異之際將掬之星飛入口餘無他遇主曰卿之貴異他日無比者果事三朝後歸朝爲太子詹事八十餘卒虔州節度使王安持節請覲遂卒於朝年七十二安廬江人少事吳武王觀戰戰酣武王坐於高阜注目以望陣勢安捧匜器侍側忽陣外一執槩勇士疾走而至徑趨王座止數十步安始覺左右盡凝立瞪目前視無一夫警者安乃置所捧於地取弓射之一

發而倒徐納弓於彀中復捧器而立神色不少變武王奇之
曰汝真有器度當至極貴冬十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廣陵
人暴遷至廣陵監使凡爲治厲於威刑民吏戰懼所部皆富
於魚鹽竹葦之產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者仁規行視
民中所有舉籍取之以應國調事訖償之路無逋負民亦無
怨主甚賞之仁規晚年培克無度率入私門驅掠婦女刑法
橫濫會陳覺與之有隙密暴其狀遣御史劾之王盡釋不問
將東巡召爲靖江軍使督舟師爲從及還遂留之以罷其郡
使再下書責其殘暴仁規豪粗無術乘恚上書頗肆抵忤幾
無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陳覺就泰州按鞠仁規聞使者往按
大懼之遂自首收付大理數日賜死秋七月以宋齊邱罷丞

相爲洪州節度使蓋齊邱屢諷主曰天下自廣明之後崩離
板蕩垂四十年諸侯角立今才名有望主仍江淮頻歲豐稔
兵食皆足乃天意欲中興士運之際宜恢復疆宇爲萬世之
因主長嘆謂齊邱曰吾少長軍旅覩干戈爲民之害甚矣不
忍復宜苟彼安吾亦安矣何更求哉先生之教謹不敢守由
是收權衡之柄因黜之以遠其惑是年吳越災宮室府庫鎧
甲庚廩焚之殆盡羣臣復欲乘其弊而襲之諸將自奮者甚
衆主固拒不許曰人生何堪此酷也土木當亦傷害乃遣使
唁之賫帑幣糧餼僅百餘艘以賜其急越人德之顯德中周
世宗卽位主遣韓熙載往朝及歸主因問新帝容表言動及
朝廷體貌熙載盛言惟見殿前典親兵趙點檢卽太祖也龍

角虎威凜然有異舉目視顧電日隨轉公卿滿庭爲氣焰所射盡奪其色新帝雖富威武其厚重之態負山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後太祖卽位主方悟熙載之語主將近暮年厄運所會日漸衰謝自世宗平淮甸已抱唇亡之憂無何太祖於京城南池按甲舫戰艦日習水戰間者歸報主誤猜疑預抱隱憂實將平揚州也小人因是觀釁者紛紛奔叛竟以平吳之策獻於朝初彭澤令薛良者以賍貶池州文學因不逞之臣杜著者僞爲吳商絕建德渡奔獻策請決秦汙陂歲溉美田數千頃畝江南深仰焉使陰決之以枯歲穀廩實無仰可俯而拾世宗怒曰天產五稼以養生民決陂殺穀吾其肯乎立命斬良并著于蜀市下詔撫慰王方少安而狂妄輩因以遂

戢終以城闔隘蹙欲遷豫章尤不逮金陵之寅上馳詔勸使
仍舊主遣熙載入朝聘謝熙載歸語主曰五星連珠于奎奎
主文章仍在魯分今晉王鎮兗海料非久必爲太平中國之
主願記巨語時乾德丁卯之歲也主自受代以來臺閣多俗
吏細大之務主親決之末年始任儒雅用簡易之政悉罷苛
細將修復典故以爲著令因感疾漸至殘廢遂寢焉晚爲方
士所誤餌硫黃丹砂吐納陰修之術忽躁怒居常最寬和殆
病百司奏事或厲聲呵詬然無他害羣有司案牘果事理明
白則慙懃謝而從之旣覺數屯多布德澤文武官沒者子孫
隨收叙不限資蔭孤露者營其婚葬幼不堪仕及無嗣者出
內帑以賑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給二年之廩士之貴賤

長幼卒無身後之患先是數載前一漁者持蓑笠綸竿擊短
販唱漁家傲其舌爲鳴榔之聲以參之自號回同客人後疑
爲呂洞賓音清悲如烟波間聽者無厭唱二月江南山水路
李花零落春無主一個魚兒無覓處風兼雨土龍生甲歸天
去人或與錢則擺手不接唱於金陵凡半年了無悟者里巷
村落皆歌焉土龍生甲果於甲辰歲二月殂於正寢魚兒乃
向所謂鯉魚也歌中之語皆驗焉遣鄉郡公徐邈奉遺表來
上太祖廢視朝五日特遣鞍轡庫使梁義弔祭贈儀典隆厚
嗣君遣馮謐乞追尊帝號許之謐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
繼唐昭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
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主

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輿論是之遂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先
主幼歷喪亂備諸險易故持兼節以固勤托焉謙卑自牧身
爲輔相事義祖徐溫禮如庶人稍有疾則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溫嘗責諸兒曰汝輩能如二兄則可以爲天下範也以長
子璟嗣皇后宋氏爲元恭皇太后子四人西平王景遂宣城
王景達保寧王景遇

玉壺野史卷九

玉壺野史卷十

江南遺事

鍾山相李建勲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橐之外復賜田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屏斥世務喜爲方外之遊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振其爲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欲爲九華先生耶九華卽朱齊邱常乞骸屢矯國主公曰吾嘗笑宋公輕以出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其心魂求數年間適爾常畜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爲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

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榜曰四友
軒以琴爲嶧陽友以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簟爲
夢友果遂閑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白鹿洞道士許筠世傳旌陽之族能持混胎丈人攝魔還
精符按摩起居以濟人疾含神內照恬然無欲忽一越人來
謁曰吾有至寶在懷今垂死欲求一人付之舉世皆貪夫無
堪受者欲沈於海又所不忍出一丸石如碧玉雞卵以贈筠
且曰古傳扶桑出玉雞玉雞鳴則金雞唱金雞唱則石雞鳴
而人間雞悉鳴矣此石雞卵也張騫又曰瑟母出扶桑山流
落海岸能噏寶玉屑但五金砂及寶礦碎而成屑以卵環攬
寶末盡黏其上不假淘汰筠得之漫於金沙浣取試攬金屑

如碎楚盡綴於卵取烹之皆良金也日可取百銖筠曰吾此學不貪爲寶此物喪真於道益遠瘞於鍾山之中後竟無得者

徐常侍得罪竄邠平日嘗走書托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於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國侍先子於泉下卽故人厚恩也未幾果遣訃來告順感其預托創巨舟賫厚費親自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東海大帝祠帳殿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徐鉉湘素聞其名悚敬迎拜冠服嚴偉笑談高逸曰僕得罪於邠幸免囚置放歸故里艤舟邑下因得拜謁仍有少懇拜聞迨晚再謁語訖失之湘大駭未久津

吏申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湘大感動亟往舟撫其孤曰先公有真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適蒙厚享多謝實已之幸蓋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僕在江南爲學士日一里舊賁一寶帶托僕投執政變一獄僕時頗有勢燄執政不敢違然事不枉法以贓名望身恐旅櫬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禱之帝必無難湘感其誠告爲之潔沐過已事齋心冥禱訖令解絳過廟恬然無纖瀾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小懷刺爲謝其刺曰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賢者含喜再拜歛然而去洎再開刺旋爲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爲左諫議大夫

廬山布衣江夢孫潯陽人博綜經史孝悌介潔不妄語不隱已過李主召至門下爲國子司業一旦面陳曰迂儒無所補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空言無益求一官以自効主曰胡爲卑飛自喪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令以官誥示之曰授告罷與君無賓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卽君斂板趨伏之所也君寧甘乎夢孫曰苟遂素願無憚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曰正廳妖江因呵曰長民不居正廳非禮也旣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語鬼曰僕爲令合踞此廳君等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已不欺閭室不懼君輩此處必有祀典尊神吾當告之語訖移榻就寢高枕而臥寂無見聞後視事率以簡易仁

怨爲理士民愛之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
酷留凡不絕者三日主聞知嘉歎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誘
之惇勸再任堅然不起耕田侍母氏暇則以經書卜術授諸
生及子直木後爲員外郎

王建封事李氏爲天威軍都虞候驍勇剛直平建州功冠諸
將擢刺史後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克建封勒兵退致壞
成績主銜其恨方理擅退兵者將誅之建封大怖納官以自
効李主佯示寬厚召還付以精兵稔其愆也後果怙權漸侵
朝政時鍾謨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姦佞獲倖傾害忠良
建封上書歷詆數子之惡庭諍喧詬請盡誅竄進用公直環
大怒曰武臣旣握重兵復干預國政如何可事主君耶流涕

州道殺之才死鍾魏等目見建封爲祟厲聲曰吾爲國擊邪
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於我今奉候諸君共辯
於陰晝夕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
三子相繼卒

嗣主璟幼有奇相惟義祖徐溫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溫食
卽命同席南向以坐之曰徐氏無此孫溫自金陵迎吳王於
迎鑾江大閱水嬉還至百家灣向夕暴風忽起舟人束手於
駭浪中溫四望無計遂袒裼負璟於背迴語嬪御曰吾善游
不暇救爾輩所保者此子爾言訖風息若神護璟天姿高邁
始出閣卽就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閑適之計及迫於
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

吳讓皇既歿於丹陽其族屬亡居泰州解舍先主受禪已還
未暇措置殆歿方囑付嗣君令往泰州津斂楊族安於京口
賙贍撫育無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璫稟遺戒遣園苑
使尹延範具舟車調費往泰般護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他
變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惟載婦女以渡江璟大怒以延範
腰斬仍誅其族於市以慰其冤楊氏諸女二十餘人選士族
嫁之奩匣閨橐不失常度

江南故國每至暮冬淮水淺涸則分兵屯守謂之把淺時監
軍吳延詔以爲時平境安當無事之際虛費糧廩亟令撤警
惟淮將劉仁贍具啟以爲不可未幾報周師以間者所悞半
夜猥至郡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其堅如壁周師

斬間者於岸卷兵遂退

孫忌高密人孤貧好學喜縱橫奇詭時李先生輔政忌謁之口吃與人初接不能道寒溫坐頃之際詞辯鋒起不拘名理主憐其才辟置門下後遂與徐玠同贊禪代之事擢拜學士爲中書舍人宋齊邱排舒州觀察州多黥隸凶人曰歸化軍忌因撫視不均忽二卒白晝持刃求害於忌賊由西門而入忌坐東門先見之屏左右厲聲揚袂招之曰吾在此賊已錯愕謂賊曰爾輩殺吾未晚大丈夫視死若歸無名而歸死然亦可惜吾死汝輩必不免豈不少念所親負爾何罪乎因諭之福福賊漸留聽又與之約曰吾解金帶助汝急奔有追汝者指天地神明爲殛賊感其言還帶而遁其辯畫率類此

忌後擢拜與馮延巳俱延巳醜其正謂人曰可惜金盞玉盃
盛狗屎後使北周世宗不道甘言取悅於忌問以江南虛實
兵甲糧廩忌正色抗辭曰臣爲陪臣代主以觀天王反以此
鉤臣背心賣國以苟富貴乎惟死以謝陛下爾世宗命斬之
將誅南望再拜遙辭其主顧左右曰吾此一死可羞千古佞
臣賊子之顏復何恨哉引頸迎刃璟聞之北面素服招魂舉
哀至慟

李彥真爲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聲譽日益後移壽春惟務
聚斂不知紀極列肆百業盡收其利古安豐塘溉田萬頃壽
陽賴之彥真托濬濠爲名決塘以漲濠濠滿塘竭遂不復築
民田皆涸無以供興賦盡賣之而去彥真選上腴賤價以市

之買足再壅塘以畜水歲積巨億一旦酷暑彥眞曉涼坐安
興行山霆震暴起黑霧入興卷彥眞入杳冥中食頃擲下爛
碎於地俄又飛火環其舍帑庾廩庫淨無孑遺被焚者十餘
人大爲兼併之戒後主督縣吏取版籍招舊主復還之以警
天鑒後子亦以禍敗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天資雍睦美姿容性和厚讓皇殂於
丹陽遣送葬望柩哀慟雨淚觀者爲之出涕兄璟繼位立爲
儲副固讓不從改字退天以見志接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
宴詠投壺賦詩好用美玉器每以玉器行酒客傳玩惟贊善
張易乘醉抵於地曰輕人貴寶殿下豈當至是耶坐客失色
景遂收容厚謝撤以他器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

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幾希宜朝夕左右今泛不測之淵投足
遠方歸朝莫準嗣主荅曰張易奇人海龍王亦懼之景遂一
日朝服忽於宮中揖讓謂左右曰上帝詔許旌陽召吾偕往
頃當行矣急入北堂拜辭所生母無疾亡贈太傅謚文成
常夢錫鳳翔人岐王李茂貞臨鎮喜狗馬博塞馳逐聲伎夢
錫抱學有才雖爲鄉里所重以茂貞不禮儒術故束書渡淮
至廣陵謁先主辟置門下洎受禪遷侍御史詞氣方毅深識
典故擢爲給事中悉委機事歷言宋陳馮魏輩姦佞詐險不
宜置左右主深然之事垂舉而主殂遂爲羣黨排擊黜池州
判官後起爲禮部尙書不復言事自割地之後公卿在坐有
言及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輩嘗言致君如堯舜何一旦自

以大國爲小朝得無媿乎衆皆嘿散夢錫文章詩筆精贍合體然懶於編收故無文集方與客坐奄然而卒前數日謂所知曰齊邱陳覺輩敗在朝夕但恨不能延數日之命俾吾目見然先在泉下俟數子之誅果卒不久齊邱雉經于青陽陳覺李徵古殺於鄱陽道中

宋齊邱豫章人天下喪亂經籍道息齊邱忿然力學根古明道宗經著書鍾氏旣亡洪州兵亂隨衆東下先主爲昇州刺史使往依焉大禮之齊邱本字超回歙人江台符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邱慙改字子嵩先主深欲進用爲義父徐溫所惡凡十年溫卒方用爲平章事遂樹朋黨陰自封殖狡險貪愎古今無之不知命無遠識事

上天至垂老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尙欲因其釁以窺覲時
年已七十三矣事敗囚於家鑿土頓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
平生無正娶止以倡人爲偶亦封國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
世宗旣罷兵使鍾謨以誠來諭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固無
他慮然人命不保江南無備已久後之人將不汝容可及吾
之世繕修城隍分據要害爲子孫之計宜矣璟得命乃修建
康諸郡城池毀者堅之甲卒寡者補之又議遷都璟曰建康
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吾今移都豫章據上流而制根
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遂葺洪州爲南都洪州雖爲大藩及
爲都邑則迫隘邱坎無所施力羣情不安之下議來還會疾

作殂於洪州年四十六

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眉目神彩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讌侍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見見之自能合爪於顙棲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下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刼恩愛賊托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瞋目逝周氏在疾間聞之亦逝煜悼痛傷悲哽躄幾絕者數四將赴井救之獲免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爲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

入賞賚倍於他等畜聲樂四十餘人闔檢無制往往時出外
齋與賓客生旦雜處後主屢欲相之但患其疎簡旣卒愈痛
之謂近臣曰吾訖不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事有此典故
否或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援此制諡文靖主
又遣人選葬隴曰惟須山峰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邱表
相近使爲泉臺雅遊果遇得梅子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
士徐鉉集遺文藏之書殿

壽州節度使姚景鍾離人少賤善事馬郡刺史劉金收爲廐
奴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養馬法飼秣爪剪針烙
啗燂不數月盡良馬金暇日因至廐值景熟寢二赤蛇長不
及尺戲景面上金以杖叩脛驚之遽入其鼻金因奇之引爲

親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積勞爲裨將。李先主昇重其爲人，使鎮壽州。景無他技能，但廉畏有守。先是郡屬苦於供億，刺史廳廡間置一巨匱，俾吏投銀於中，謂之鎮廳匱。滿則易之，習以爲常。景至，則首去之，取與有度。諸郡頗樂，後至使相，八十三卒於位。何必讀書乎？

建州老僧卓巖，明戒檢清潔，持律無怠。徒衆甚盛，其目右重瞳，垂手過膝。巖明白厭之，謂其徒曰：「此吾宿世寃業有此異相，必爲身累。出家人安用此爲？」及江南收建州，以上將祖企思查、文徽率衆襲建。建師夜出，隔水而戰。陣酣，文徽潛師以出，繼之以輕銳伏兵，皆夾擊。建人大敗，逾城而遁，歸建安。歸又無主，內臣李義者以巖明有重瞳之異，可立爲主，遂推戴。

爲建衆主巖明笑謂衆曰檀越何悞耶吾修真斷妄觀身如夢君雖立我柰無統御之術果爲義所殺義自稱留後

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民競依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衆曰張遇賢是第十八羅漢可留事我遇賢親聞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謹旣而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爲主者曰張遇賢當爲汝主衆因推爲中天八國王改年爲長樂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羣賊奉遇賢襲南康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衆蟻聚遂至十萬遇賢自擇巖際據白雲洞造宮室羣劫四出攻掠無度李主璟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軍璟謂鎬曰蜂蟻空恃妖幻中

無英雄至則可擒果至連敗其衆遇賢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謝福衰庇汝不及善自爲計遂執之斬於建康市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當直澄心堂每襪被入直至飛虹橋馬留不進裂鞍斷轡筆之流血掣韁却立鉉寓書於杭州沙門贊寧荅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玉壺野史卷十終



